

教育部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组组长顾建军： 不搞一刀切 不要求每个学校都养鸡养鸭

近日教育部发文称，2022年秋季开学起，劳动课将单独成立为一门独立课程。做饭、家用器具维护、清洁等内容为何入选新课标？怎样防止劳动课仅停留在“拍照打卡”阶段，折腾学校，又折腾孩子和家长？5月6日，记者专访了教育部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组组长、南京师范大学劳动教育研究院院长顾建军。

围绕日常生活，培养劳动习惯

新课标提出，劳动课程平均每周不少于1课时，劳动与综合实践活动等统筹实施。有媒体称之为“劳动课又回来了”。

“这一说法不准确。”顾建军表示，劳动课一直存在，只是形态不同，理念不同。前些年被弱化和边缘化了，很多学校没有实施，因而不少地区也看不到劳动课了。新课标提出，义务教育劳动课程以丰富开放的劳动项目为载体，重点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让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

顾建军表示，劳动实践是面向现实生活和真实世界的实践，劳动课程内容必须与学生生活和社会实际紧密结合。劳动课程内容包括日

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做饭做菜、维护家用器具等都是日常生活劳动的基本内容，对培养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养成良好劳动习惯非常关键。建议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重点围绕做饭做菜、打扫卫生、收纳整理等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内容对其进行培养。

学校为主导，家庭为基础

“周一至周五每天打卡一次，打卡方式为提交一两张照片，配一句文字说明”……有些学校的劳动教育仅停留在“拍照打卡”阶段，很多家长反映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顾建军提醒：“开展劳动教育，学校发挥主导作用，家庭发挥基础作用，学校与家庭、社会要协同推进。劳动课程内容是为学生设计的，强调学生亲身实践、亲历情境、亲手操作，劳动课中一些劳动项目，家长不能包办代替。家长要注重日常生活的言传身教，鼓励孩子自觉参

与、自己动手，在与学校协同指导孩子劳动实践中见证孩子成长。”

值得关注的是，在农业生产劳动方面，新课标中出现体验种植蔬菜、饲养家禽等，或根据区域相关规定，合法合规饲养1~2种常见家畜等内容。在第四学段（7~9年级），还出现体验当地常见的种植、养殖等生产劳动，开展组合盆栽、农副产品保鲜与加工、水产养殖等劳动实践内容。

对此，顾建军说：“无论是项目的选择与确定，还是课程资源与场所的建设，都提倡因地制宜。新课标提出的课程内容具有较大的选择性和开放性，不搞一刀切，并不要求每个学校都要养鸡养鸭。”

各学校应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课程内容结构要求，选择和确定劳动项目。同时，提倡充分利用学校和社区资源组织课程实施，有条件的学校可根据需要建设符合教育要求、安全可靠的劳动园地和场所。”顾建军认为。



关键点

尽快细化相关标准、禁止或减少打卡式任务 否则折腾的是家长，耽误的是学生

目前来看，大多数家长认为这门充满烟火气的“家务课”大有必要。“提高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培养孩子的责任感”“消耗孩子体力”等等五星好评，弹幕不断。确实，想要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才，不能局限于“你好好学习就行”，近年来，从国家层面到社会认知，越来越重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归根结底，教育的目的是学会生存，学会更好地生存。先学会生活自理，才有机会学以致用，“教学做合一”就是这门“家务课”的价值和意义。

也有一些家长表达了对这门课的担心，大多集中在两个方面，要给予充分的理解和重视。

一方面，安全问题。劳动技能家长想教但不会教、没空教，“家务课”回归校园，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矛盾，但随之而来的安全问题也成为不少家长的隐忧。特别是小学生，安全意识不强，课程中避免不了使用各种工具，还会触及煤气和电路等，实践过程中若发生危险，遭罪的是孩子。怎么教？谁来教？与之配

套相关的教师资格和课程标准，应尽快细化。已经试点的学校也可以作为样板来分享。若想让孩子真正从“家务课”受益，需要很多保障和探索。

另一方面，落实是根本。真正的“落实”是让孩子确实学会，掌握这些生活技能，绝不能流于形式。如果学校只是为了完成了一个课时，被动设置这门课程，那只能是聊胜于无。或者，认为这门课不重要，课时被“主课”随意占用，再好的教学内容也会成为空中楼阁。低年级的家长们都还有一点担忧：“家务课”怕不会演变成家长的“课后作业”吧？此前网上各种吐槽，手工课、实践课最终折腾的是家长，可见这种担心并不多余。因此，在教学环节中学校和老师更为重要，注重学生“亲自”动手实操，禁止或减少布置打卡式的任务，否则折腾的是家长，耽误的是学生。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家长、学校、社会多多配合，珍视“家务课”的现实价值，让它成为我们想象中美好的样子吧！

（据新华网）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学家熊丙奇：

劳动课不是简单培养技能 也不是为了“分流”

- 真正的劳动教育，是让学生能够见识各种领域的先进劳动技术，感受先进劳动生产力的教育。
- 要推进劳动教育的改革，我们的评价就不能用考试评价，考试评价会异化——通过考试就结束了。

教育部《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公布后，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第一，网友们对该政策持支持态度，但也有网友担心，劳动教育会成为新的“家长作业”。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学家熊丙奇认为，这类担心是对劳动教育的误读——在基础教育阶段，劳动教育是“五育并举”不可或缺的一环，劳动教育的课程设置充分考虑了各学段的学习能力，目的不仅仅是培养技能，而是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自主管理能力、自我规划能力。

培养孩子热爱、尊重劳动 “提前分流”是误读

记者：中小学劳动教育是“提前分流”吗？

熊丙奇：这实际上是个很不正确的解读。

根据新职业教育法，已经强调职业教育是作为类型教育，普职分流已经变成普职融合发展，而不是很多家长所理解的普职分层。

如果我们去理解这些舆论的话，可以看出这之后的一些现实问题：整个社会存在崇尚学历，淡化、漠视技能，为什么学生不愿意成为技能型人才？为什么很多高校本应该进行职业教育，又都不安于职业教育定位？

原因其实是我们从小对孩子的教育，

走了一条错误，或者说扭曲的道路，跟孩子灌输的是远离劳动的价值观念。如果按照这样的教育观念，整个社会的教育结构都会发生问题，整个基础教育阶段会产生严重的焦虑和内卷。实际上，按照整个社会的需求，我们必须有大量的技能型人才。

“提前分流”这种解读的背后，恰恰反映出今天的教育问题。退一步说，就是取消中职分流，高等教育能够取消分流吗，进入社会能够让孩子们都去做同样的工作吗？

劳动教育不是为分流做准备，而是为所有孩子都能有出彩的机会，来做出的根本性的调整。每一个孩子，不管今后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职业，都是有出息的，都有获得个人价值实现的机会，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教育观念。面向所有孩子，而不是盯着少数的孩子来培养，也就是教育的回归。

资源配置 劳动教育才能让学生开眼界

记者：怎么解决劳动教育的设施、师资问题？

熊丙奇：真正的劳动教育，是让学生能够见识各种领域的先进劳动技术，感受先进劳动生产力的教育。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劳动教育的师资建设、课程建设跟不上需求。

劳动教育要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就需要配套的师资建设、课程建设，还有对它的课程质量评估。学校需要建立劳动教育实验室、劳

动教育基地，还需要社会的劳动教育基地，组织专业的老师来进行授课，这样的劳动教育一定会让学生大开眼界。

如果有了这些设施，孩子对科技的理解，对生产养殖的理解，对现代农业的理解，将是多大程度的改变？这才是真正要做的事情，这也是困难的地方，要有多少投入，建立多少先进的设备，开发多少场地，还要有专业的老师来指导。

至于师资，现在也很不够。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是对学校的老师进行劳动教育培训。第二个就是去社会聘请专业人员做兼职老师，比如工厂企业、现代农场、大学，都可以把相关人才聘请过来做兼职老师，这就需要整合这些资源，给我们的学生提供相应的课程。

另外，要推进劳动教育的改革，我们的评价就不能用考试评价，考试评价会异化——通过考试就结束了。

真正的劳动教育、体育教育、美育教育，要是过程性评价，关注学生参加这个课的过程、表现，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现在应该注意的是，不要总想把所有东西都纳入中考、高考来解决问题，那又是一种应试思路。另外，我们对学校的办学评价，应该聚焦于学校是不是按照国家规定的课程要求开启、开足、开好所有课程，让学生获得充分的教育，而不是只关注教学的结果。

（据新华网）

县城落户限制政策 全面取消意味着什么？

中办国办出台文件 专家解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文件摘要

加快发展大城市周边县城

支持位于城市群和都市圈范围内的县城融入邻近大城市建设发展，主动承接人口、产业、功能特别是综合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专业市场、过度集中的公共服务资源疏解转移，强化快速交通连接，发展成为与邻近大城市通勤便捷、功能互补、产业配套的卫星县城。

全面落实取消县城落户限制政策

确保稳定就业生活的外来人口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落户一视同仁。确保新落户人口与县城居民享有同等公共服务，保障农民工等非户籍常住人口均等享有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其中要求，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全面落实取消县城落户限制政策，确保稳定就业生活的外来人口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落户一视同仁。确保新落户人口与县城居民享有同等公共服务，保障农民工等非户籍常住人口均等享有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

围绕社会关注的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负责人和专家，进行详细解读。

为什么要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

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司有关负责人在回答媒体提问时提供了一组数据，2021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9.1亿人。其中，1472个县的县城常住人口为1.6亿人左右，394个县级市的城区常住人口为0.9亿人左右，县城及县级市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县及县级市数量占县级行政区划数量的约65%。推进县城建设，有利于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完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布局。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王鹏向记者表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城市发展更多强调的是大城市发展，通过发展大城市来促进产业机构转型升级和城市化的提升。“但这个发展进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大城市病，比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过高、公共配套设施跟不上等。”同时，伴随着人口流动，以大城市为中心产生了红旗效应，导致周边的乡村地区或者中小城市没有得到长足发展，甚至处在一个衰败和人口锐减的进程当中。

“因此发展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不仅可以有效疏解人口，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也能够配合大城市圈形成一个良性的产业链，促进上下游有机循环，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王鹏说。

如何推进县城建设？着眼破解重点难点问题

对于如何推进县城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应着眼破解县城建设的重点难点问题，完善人口、资金、土地等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一是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确保稳定就业生活的外来人口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落户一视同仁，确保新落户人口与县城居民享有同等公共服务；二是建立多元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对公益性项目加强地方财政资金投入，符合条件项目可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予以支持；三是建立集约高效的建设用地利用机制，保障县城建设正常用地需求。

那么哪些人会选择到县城落户呢？南京农业大学规划院上海分院院长孙文华向记者表示：“我遇到一些年轻人在北京、上海、深圳打工，他们在城里买了房，现在房价比较高，就把房子卖到了老家。之前在大城市可能是小面积的公寓房，但回到小县城后就变成富翁了，所以这也是空间置换的一个方向。”

孙文华说，户籍属于一个城市的公共设施，跟其他公共服务应该是同步的。随着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县城给很多年轻人也提供了一些机遇。之前我国户籍政策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屏障，比如城市与城市之间有落户限制，现在很多中小城市已经放开了这种“选择性落户”，包括一些超大城市也有落户政策推出，而放开落户限制是县城发展的必然选择。

王鹏认为，现在年轻打工群体观念发生了变化，之前来到大城市的年轻居民往往把孩子留在乡村做留守儿童，但新一代的城市建设群体，比较注重个性化的表达，不想被完全束缚在工厂的车间里，想留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所以加强县域小城镇建设，可以有效满足新一代打工人的需求。

城镇发展重点应放在乡镇上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看来，农村发展确实要从城乡关系的角度分析观察，农村人口如果离城市太远的话也不利于发展。过去我国县城发展状况还算不错，差不多把全县一半人口吸纳了进去，因此城镇的发展重点应放在乡镇上。

对比欧美国家的发展历程，党国英认为，我国东部差不多100平方公里可以形成一个中心，人口大概四五万，西部300平方公里可以形成这样一个中心。现在很多县城各方面已经发展得相对完善，但大多数乡镇还没有形成一个产业性的规模经济。

“我们的重心还要下沉到乡镇，四五万人口的乡镇公共服务水平可以不亚于北上广，这才是国家繁荣、农业农村进步的基础。”党国英告诉记者，把小城镇建设好，人们有较为稳定的工作，幸福指数才会真正提高。大城市可以发展成金融、科技中心，但乡镇经济也可以依靠某项产业形成自我推动，与大城市形成互补和良性循环。

（据新华网）